

A colorful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man in a green robe with white floral patterns and a red sash, carrying a woman in a yellow robe. They are moving through a bright, glowing beam of light that descends from the sky. The background shows a blue sky with a crescent moon and a stylized green tree.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, there is a golden, ornate structure, possibly a part of a building or a decorative element.

风尘怪侠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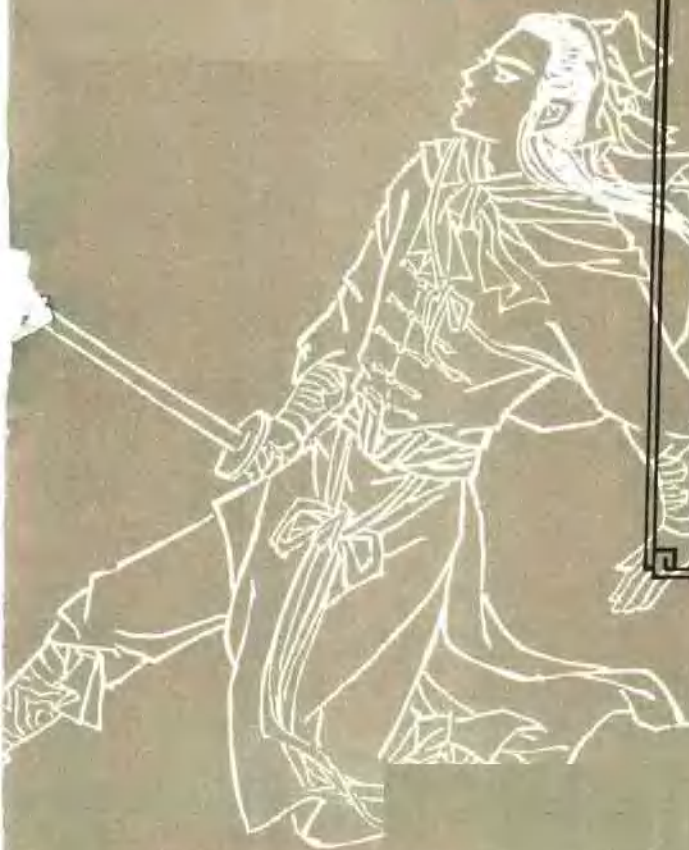
Ⓣ
下

风尘怪侠

〔台湾〕

云中岳著

Ⓣ
下



风尘怪侠 FENG CHEN GUAI XIA [台湾]云中岳 著

责任编辑:邢爱光

封面设计: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	787×1092 32开本	23.25印张
长春斯大林大街副136号	印数:15000册	522000字
长春市第八印刷厂印刷	1995年11月第1版	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	1995年11月第一次印刷	定价:22.50元

二十一 泼赖破围

这一组人，他几乎可以肯定地知道，是温飞燕一群中枢人物，至于她们为何要离开太平宫，就不是他所能了解得了的。

香谷以北一带山峰，已经是庐山的北端了，站在东林寺南面的北香炉峰山腰，就可以看到大江，和小如玩具的九江城。

温飞燕这群人，为何要到香谷一带搜寻，除非那儿曾经发现主要的猎物。

主要的猎物应该是他，而他和浊世浪子四个人仍在东林以南。

至于缥缈神魔师徒，该已从山南远离庐山数十里外，甚至远出百里外了，温飞燕这群人，实在没有搜向山北端的理由，应该还留在太平宫主持中枢。

他却不知，缥缈神魔师徒根本不曾南走。

沿峰缥的山径绕峰急走，沿途提高警觉，提防伏路的眼线用暗器偷袭，更留意埋伏。

满山苍松，由于山腰坡度峻陡，这种松林不可能排斥野草生长，因此野草茂密，里面埋伏百十人，丝毫不露痕迹。

所以他必须特别留心，以免一头撞到埋伏的口袋中，很可能脱不了身。

正飞步急赶，想赶上那群人了解情势，突觉心潮一阵汹涌，暗暗惊心。

一群山雀从山下向上飞翔，向松林穿降；突又惊噪回头散飞，隐没在下面百十步的林下方。

他倏然止步，虎目中神光乍现。

他可以不走这一段松林中的山径，坡度虽峻陡，但在他说来，从上面或下面远绕而走不会有困难，只是稍辛苦些而已。

双拳难敌四手，温飞燕一个人就可以缠住他。

他不得不承认，温飞燕是他所遇上的最强劲敌。

他还不知道他的无极大真力，是否抗拒得了温飞燕炉火纯青的冰魄神功致命一击。

他决定从上面绕走，不想硬往埋伏里钻。

刚向上攀升，上面白影倏现。

他心中略宽，急急退下山径。

不是璇玑城的人，当然不是温飞燕，而且只有一个人现身，他没有逃避的必要。

白影急急穿林而下，裙袂飘飘有如仙女凌空飞降，美妙地绕树穿越，好高明的轻功。

不是仙女，是女神。香风入鼻，轻盈地飘落山径，迎面拦住去路。

“好！”他喝彩：“鹰翔身法，名不虚传。呵呵！只是鹰妄入林，威力无从发挥，华才是林中之王。”

语气含有讽刺和嘲弄，隐射鹰翔身法仍然不够好，口吻

说得轻松，其实心中暗算。

上次他与白衣修罗照面，白衣修罗一点也不像一个凶恶的美丽女神，笑容含有善意。而现在却寒着脸，雍容华贵的神韵同时流露出浓浓的煞气。

“你认为你是卑。”白衣修罗语气不悦。

“不，我宁可是人，我并不认为做人会是很愉快的事，这世间必定灾祸更多。姜夫人，你们在这里埋伏，是不是做得过份了。”

“我会给你公平解决的机会。”

“我颇表怀疑。”

想起姜士杰不顾堂堂少谷主身份，在背后打了他一记六阳神掌的事，他有正当理由怀疑，这世间哪有公平二字。

至少他为姜玉琪做了那么多事，回鹰谷的人就不该再找他的麻烦才算公平。

“你与浊世浪子联手了。”白衣修罗质问。

“没错。”他坦然答复。

“还有世所不齿的夜游僧。”

“对，还有女妖天蝎星。”

“那么，浊世浪子在府城劫持小女，真是你两人设下的阴谋诡计了。”

“我否认……”

“你还否认？可恶！”白衣修罗怒火急升：“用这种卑劣的诡计，以搏取小女对你的好感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。”他也怒火上冲：“我风尘浪子不需搏取任何人的好感”

“你会用强硬的手段任所欲为，是吗？”

“练了几天武的人，多少有点自以为强梁的趋向，因此气大声粗，发生事故便诉之于强硬手段，这是通病，不必少见多怪。这也是武朋友为世所诟病的原因所在，我也难免犯了这种毛病。”

“所以，你纠合一些歹徒恶棍，公然抢女人，用阴谋诡计坑害我女儿。”

“抢女人？这……”

“尤瑶凤刚过去不久，你就追来了，你未免……”

“哦！不久前经过这里的那批人，果然是她们。”他欣然说，怒火已消：“你说对了，我正要抢尤瑶凤，我正在玩弄阴谋诡计，我要引毒蛇出穴，走也！”

说走便走，猛地向路下方急窜。

“我不信你走得了。”白衣修罗傲然叫，也向下急降，要堵住他的去向。

上当了，他突然一蹬树干，身形破空便升上小径，沿小径飞掠，宛若劲矢离弦，影几依稀难辨。

已经知道前面有埋伏，他仍然向前闯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；他当然有不怕虎的能耐。

回鹰谷的人，武功以姜老邪夫妇最高强，其他的人，他毫不介意，连姜少谷主的师父隐元天强，也被他揍得头青脸肿。

目下姜夫人已被他仍脱在后面，埋伏中是高明的人只有姜老邪，他何所惧哉。

错料了，现身拦堵他的人不是姜老邪。

一声怪笑，玉面煞神英伟的身影倏然出现在路中。

“慢走！咱们谈谈。”玉面煞神声如洪钟，不怒而威的形

象具有慑人的威严。

“范老黑，免谈！”他怪叫，声到人到，冲势反而加快，快得令人目眩，冲势也就显得更为猛烈。

山径狭窄，路面是峻崖，路东是陡坡，用这种斗牛声势冲撞，哪像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。

玉面煞神一代黑道之豪，名列江湖五霸七雄，真才实学，出类拔萃，玄阴真气与大天星掌力威震江湖，都是以柔克刚的武林绝技，对方用力愈猛，受创也就愈重，江湖朋友众所周知。

所以与范庄主交手的人，出手攻击绝不敢妄用全力。

他竟然用奔牛似的声势前冲，可把范庄主弄糊涂了，先是一怔，然后勃然大怒。

“小子大胆……”范庄主怪叫。

“砰”一声大震，两人的左肩凶猛地撞上了。

他向北冲，按理应该抢内侧有利地势，用右肩冲撞，如果不敌，倒向路西峻崖而已，用左肩便在外侧，不倒则已，倒则必定摔下陡坡。

范庄主功臻化境，格斗的技巧与经验无人可及，肩一接触，先吸收冲劲，再借力反震，这是玄阴真气玄奥神技，以柔克刚借力反震，劲道可以骤增一倍。

人仰马翻，脚下泥土草屑飞扬。

范庄主斜退的震势猛烈，急急伸手抵住了峻崖斜壁才稳住了马步，几乎摔倒。

许彦方却一冲而过，势若奔电。

前面本来截出两名飞扬山庄的高手，看到庄主的狼狈相，不由大惊失色，惊叫一声向侧退，立脚不牢，失足向下

滚落，幸而被树丛挡住了。

“不要拦……他……”范庄主大叫。

前面埋伏的人纷纷现身，闻声惶然急急退回原处伏下躲避。

范庄主是聪明人，见多识广，经验丰富，自己全力撞破也吃了亏，庄中的爪牙哪堪一击。

许彦方飞掠而过，如人无人之境。

“这……这小子可怕。”

范庄主盯着如飞面去的背影，揉动着左肩自言自语：“江湖朋友都走了眼，我的儿子难怪提起这小子就神色不安，他算哪一种二流人物？”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群峰罗列，中间形成起伏不定的河谷，一条小溪蜿蜒向西北流，草木丛生，鸟语花香，风景宜人，比之高峰振衣千仞岗的意境又是另一种享受。

三十余名男女，散布在溪旁猎人的小屋附近搜索。

温飞燕与尤瑶凤率领八名亲近侍女，仔细地察看屋中的痕迹。

没有家具，没有床，只有供睡觉用的草堆，巨木垒建的猎屋坚牢结实，是专供猎户歇宿的地方，平时没有人居住。

六根树枝系成两座三脚架，中间有火堆，余灰尚温，空间里仍然流动着淡淡的烤肉香。

“没错，走了不到片刻时辰。”负责仔细检查的江右龙女说：“三夫人，我们来晚了。”

“真是缥缈神魔？能证明吗？”温飞燕问。

“眼线十分可靠，而且认识老魔，不会走眼。”江右龙女语气肯定：“四个人，有两个穿道装，绝不会弄错，定然是闲云与野鹤两个老杂毛。”

“可是，他们不可能改向北走，从山南逃轻而易举，他们应该知道本城的人齐集山北。”

“这里面可能有阴谋，三夫人。”江右龙女眼中煞气森森：“老魔横定了心，妄想向本城报复，向主人的权威挑战。”

“何以见得。”

“大总管已经发现，共有七位伏路眼线失踪，定然是这老魔四个人做的好事。”

“但风尘浪子也可能铲除咱们的眼线。”

“不会，他们四个浪人男女，一直就在太平宫附近潜伏窥伺，像猫一样有耐性地等候机会袭击，咱们的眼线一直不曾发现他们露面活动，伏路眼线的失踪与他们无关，在时空上没有任何关连。”

“哦！有道理。既然他们仅走片刻，必定是发现咱们快速赶来，而匆匆搬走躲起来了，一定还在这附近。快传讯给北面的人，彻底往这一面搜寻，两面堵夹，他们躲不住的。”

以声号传讯，信号发出了。

“我们也去。”温飞燕向侍女们下令，偕尤瑶凤退出猎屋。

江右龙女身边，也有四名侍女，退至门口再回头察看四周片刻。

“作床的草堆翻动过。”江右龙女突然大声说，目光紧盯

在屋左的草堆上：“来这里歇息的人，没有翻动草堆的必要，为何要翻动？去两个人，把草搬到另一边去。”

两名侍女应喏一声，手脚并用将霉味刺鼻的干草搬向屋右。

干草积厚约尺余，数量不少，有些地方松，有些地方已纠结成厚实的一层，可容五、六个人同时安睡。寒气浓时，可另加干草覆盖身躯取暖。

猎户们登山猎飞禽走兽，通常五、六个人结伴，因为山中有虎豹，单身猎户绝不敢深入，所以猎屋建造得相当大而坚牢。

搬除一半之后，地面突然出现木板。

“小心……”站在门口的江右龙女尖叫，同时传出剑出鞘的响声。

木板突然飞起，干草纷飞，人影暴起。

令人心魄下沉的啸声使出，两个搬草的侍女同时惨叫，身躯飞抛而起。

铮一声金铁交鸣使出，江右龙女连人带剑倒飞出门外去了。

缥缈神魔位高辈尊，功臻化境，行走江湖期间，身上很少带剑，今天，他手中有剑。

原来草堆下有地窟，那是猎户们藏猎物的地方。

作床用的草堆，原来是摆在屋右壁下的，被人搬到左壁下，盖住了地窟，人躲在地窟内，若不将干草搬开，不可能发现地窟。

缥缈神魔四个人，发现大批男女从谷两端快速赶到，已来不及搬走，事急矣！不得不巧布疑阵，躲在地窟内暂避风

头。

没想到被江右龙女看出蹊跷，大事不妙。

人出窟，立即发出灭神魔音夺路。

猎屋只有一道门出入，魔音必须把堵在门口的江右龙女三个女人摆平，才能夺路外出，困死在屋内岂不万事全休？

两个侍女定力不够，大叫一声掩耳摔倒。

江右龙女对魔音的威力早怀戒心，定力也够，但事出突然，抗拒的能力无法在刹那间发挥，挥剑的功力大打折扣。

运剑挥出，却被缥缈神魔震得手臂发麻，震得倒飞出门外，让出通路。

闲云通人立即超越，手中也有一把剑。

糟了，温飞燕并没离开。

十支剑半弧形排开，温飞燕在中，剑向前斜伸，本来动人的明眸冷电四射。

“果然是你们。”温飞燕向江右龙女挥手示意，要江右龙女通至一旁，不必急于抢攻。

魔音连绵，山谷为之应鸣。

不但温飞燕尤瑶风能抗拒魔音，八侍女也禁受得住。江右龙女也稳定下来了，仅脸色有点不正常而已。

“老魔，你的灭神魔音不怎么样嘛！”温飞燕大声说：“你只有这点点道行，本宫主高估了你，本城的人也高估了你，早知道只有这点点道行，派几个人就足以将你送下地狱，大可不必如此劳师动众了。缥缈神魔，你绝不是一而再夜闯本城的人，你差得太远了。”

除了屋内两个撒草的侍女，被地窟突然冲出的人击毙之外，连被魔音震倒在门口的两侍女，也不曾受重伤，爬起退

至一旁调息，而且可以勉强抗拒后续的魔音。

缥缈神魔与方外双残，都是老一辈的名宿，而在温飞燕这样妙龄女郎面前，似乎毫无作为。

虽然击毙了两位侍女，但并非凭武功获胜的。

一看列阵以待的众女，一个个宝相庄严，对魔音的抗拒力相当沉稳，并无惊惶失神的微候呈现

缥缈神魔心中暗惊，不得不停止极耗元神真力的灭神魔音，以免浪费精力。

温飞燕与尤瑶凤神色丝毫不变的神情，更让三位老前辈心中凛凛。

“老夫明白了，原来你们以为老夫是大闹你们璇玑城的人。”缥缈神魔沉声道：“老夫在府城，确曾听到些小风声，但并没留意，事不关己不劳心，老夫不是一个好管闲事的包打听。老夫与贵城无怨无仇，与鄱阳王素昧平生，而且久已不在江湖行走，你们怎么会怀疑到老夫身上的？一到九江，贵城的爪牙便群起而攻，不问情由屡施杀手，简直岂有此理，你说吧！到底想怎样？”

“毙了你们，以树立璇玑城的威望。”温飞燕咄咄逼人，不留余地：“不管你是不是侵入本城的人，本城大举出动，名义上是搜捕你这老魔，只许有唯一的结果，是否冤枉了你，无关宏旨。”

散处在附近漫山遍野搜索的人，正纷纷向猜屋赶。

“再不走，就走不了啦！”闲云道人低声提警告：“四面八方合围，咱们插翅也难飞。”

“师父，屙后可以脱身。”葛宇轩也在身后低声说。

以四人的轻功估计，可以在短暂的刹那倒纵上屋顶，从

屋后跃落树林，脱身并非难事。

缥缈神魔一声怒啸，左手向后打出“快走”的手式，自己向前疾冲，剑上风雷骤发，掩护三人登屋脱身，发起猛烈的攻击。

温飞燕冷哼一声，一剑轻描淡写地封出。

接触快逾电光石火，一招攻出便无法再变招。

一声震耳的金铁交鸣使出，与缥缈神魔裂石穿云的灭神魔音相应和。

怒啸声倏灭，缥缈神魔暴退丈外，猛烈的强攻，被温飞燕轻描淡写的一剑所瓦解，而且被震退丈外，剑上的造诣果然差了一段距离。

温飞燕一声冷哼，身剑合一猝然反击，剑吐出寒涛彻骨，风射的剑虹交织如网，向缥缈神魔罩去，无法分辨到底哪一道剑虹是真实的剑身。

这瞬间，方外双残与葛宇轩，正向身后的猎屋飞升。

同一瞬间，树皮覆盖的屋顶，出现八极人魔的身影，以及璇玑城的四名高手中的高手，人现身剑已先在手，等候方外双残三个人跃登。

“我八极人魔候驾……”八极人魔同时大叫。

方外双残三个人已无法消势下降，必须登上屋顶杀出一条生路，身形急升中，一听对方叫出名号，便知大势去矣！

八极人魔，宇内八魔的第一魔，排名第一，武功也第一，反正是比缥缈神魔高，何况还有另外四个璇玑城的人，此路不通。

八极人魔兴奋骄傲的叫声突然中断，接着向侧方飞跌而出，像被狂风所刮。

璇玑城的四个人，也遭到同样命运，但却向两面飞抛。

屋顶出现许彦方的身影，右手有一根五尺长木棍，棍扫出可控制丈余空间，左掌用上了霸道掌招拂云扫雾，掌劲远及丈五六，强猛的罡风右左分张，首先把四名璇玑城高手分向两侧扫落屋下。

八极人魔的右背腰挨了一棍，被扫得向左方飞跌出丈外，跌下屋侧砰然着地。

葛宇轩大喜过望，跃登屋顶。

“后面的人已经清除，快走！”许彦方低喝，向下飞跃。

“铮铮铮……”下面剑鸣震耳，火星飞溅，缥缈神魔成了在柙之虎，被星飞燕的剑网压迫得回手乏力，只能尽量缩小活动空间，绝望地封架，身上已出现数处血迹，已到了油尽灯枯的生死关头。

剑网疾收，没封住射向右肘的一剑，御骨奇寒的锋尖，已经长驱直入沾体了。

木棍自天而降，光临温飞燕的面孔。

面孔前出现异物，本能的反应首先是闪动头部躲避，然后是用手保护自己，反应出於本能，没有思索的余暇。

这种本能与生俱来，是动物求生保命的本能。

温飞燕如果想一剑贯入缥缈神魔的右肋，她自己的面孔就得赔上了。女人的面孔比性命更是重要，岂能赔？

剑撤回，上升，快逾电光石火。

木棍在剑尖前炸裂，尺余长一段化为碎屑。

缥缈神魔感到背脊一紧，已无力挣扎。

“起！”身后熟悉的喝声入耳。

老魔精神一振，用尽余力向上纵起，死中求生。



穿林入伏窟走中，缥缈神魔共发现七个男女，受了伤不能行走，在原地呻吟挣扎。有三个不住大叫，向同伴呼救，而同伴却不知在何处。

“是你摆平他们的？”老魔忍不住问。

“是的。”许彦方点头。

“为何不毙了。你好像喜欢把人打伤了事。”

“不是喜欢，而是在还没证实他们是死仇大敌之前，我不会下毒手杀人。”

“小老弟，他们已经是你的死仇大敌……”

“老前辈，晚辈对死仇大敌的看法和标准，与老前辈不同。练武的人好勇斗狠，为名利攘臂而争，不动手则已，动则必有死伤，这不能算是死仇大敌。如果每件事皆放存心上，岂不是活得太苦太累吗？”

“也许，老夫之所以成为魔道中人，确与看法和标准有关，尽管看法不同，我尊敬你。”缥缈神魔喟然说：“如果我的看法与你接近，就不会心怀激忿，不逃避反而回山找他们拚命，几乎断送在妖妇手中。”

“许施主，那妖妇真的很厉害吗？”闲云老道悻悻地问。似乎还不相信缥缈神魔伤在温飞燕剑下的事实，老道并没看到交手的情景。

“如果晚辈所料不差，她将是璇玑城武功最高明的一个，她的冰魄魔罡绝学，已修到八到九成境界了，距大成之期不远。”

“冰魄魔罡。”野鹤道人大吃一惊：“那……那不是早年一代凶魔天池怪客的傲世绝学吗？”

“半点不假。”

“好险！”缥缈神魔犹有余悸打一冷战：“难怪剑气奇寒彻骨，我每出一剑皆有力不从心的感觉，身上的七处小创伤，挨得一点也不冤。”

在假为短暂的交手期间，缥缈神魔身上共有七处剑尖触及的创口，伤势虽轻，已表明温飞燕的剑术与冰魄魔罡同样令人胆落。

“鄱阳王的女儿尤瑶凤，也练了冰魄魔罡，火候差远了。”许彦方提醒众人注意：“但她有霸道绝伦的冷焰镖杀人，所以诸位如果碰上她，必须特别留心，千万不要让她有机会发射暗器。”

“你不怕？”

“知道对方的绝技，危险便降到最低限，无所谓怕不怕，怕我也得挺下去。”许彦方止步，向西北角一指：“你们走，到前面的谷口高崖下隐起身形等我，她们追来了，我必须把她们引开。”

“小老弟，不如联手……”

“不，目前不宜全力以赴，时机未至，小心了。”许彦方扭头便走，一跃三丈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山深林茂，在这种地方追人，确是凶险丛生，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，所以说穷寇莫追，追了就犯忌倒霉。